

## 就商代爵器形制諸問題覆陳仲玉先生

楊樹藩

在復刊第三卷第七期東方雜誌，拜讀陳仲玉先生的「對從商代爵器的形制談到爵號的形成的商權」一文，我很驚喜我那篇東西有了反應。蓋一石投水，水花四濺，一毛投水，水無漪漣，何耶？石重毛輕也。這也就是我欣快之處。陳先生的文中，似乎希望我有所答覆，我怎好不從枯槁的腦海中，挖出一點材料來？下面就是我一點淺見：

## 一、古代「生殖器崇拜」的說法問題

陳先生認為高本漢、安特生二氏，把上古人類對「生殖器崇拜」的觀念，推展到中國古代民俗上，似乎是不大相宜。更對於學者們「多從其說」，認為「並不很成功」。但是民族學者如凌純聲、張光直兩先生，皆蒐集許多證據，先後發表專論，論述甚詳，（註一）於茲勿需贅敘。這個問題，儘管某些人士羞於談及，但是不妨事實的存在。我以為研究上古民俗對於生殖器崇拜觀念，並非有辱及民族歷史文化，反而對歷史文化化的根源，有加深瞭解的作用。如果我們避忌不言，外國人言之，久之我們對此領域，便成真空狀態，反而不利。話又說回來了，就是古之聖人亦無不嘆其幽玄，如老子說：「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又說明「靜」能勝「動」之理，以牝牡

作比，他說：「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註二）這話如用現代生理學的道理細說，似乎又難於啓齒了。然聖人並不忘避而運言之。

## 二、石且與刻紋問題

陳先生談到歷史博物館所藏的那個「石且」，承認「且者，則神主之象形，且即主也。」以及高本漢所說：「祖為祖先，主為神主，然有時祖亦作主解，」的說法。但懷疑「且」為牡器之象形。更否認「石且」為「那種東西」的看法。並舉出兩張圖版，一為商代銅觥，一為商代青銅人面盃。這兩件器物，都附有如陳先生所說的「鈍角」，陳先生反復論斷，似乎「石且」不過就是這種「鈍角」而已。但我則同意民族學者的觀點，認為「石且」不能與「鈍角」直接比擬。「石且」之莖部是直線形的，「鈍角」則有弧度。然則，何以「鈍角」的頂端仍有「旋渦紋」？暫且容後敘述，先說「石且」頂上「旋渦紋」的意義。旋渦紋為「囧」字，又寫為「囧」（新、三四五三）。「囧」字集釋中說：「囧為倉廩」，並引卜辭：「己巳貞王其登南囧米圖乙亥」（甲編、九〇三、）（註三）。是知「囧」字形附於「石且」的頂端，以象豐年倉實之意。恐怕這與

張光直先生的「中國遠古時代儀式生活的若干資料」專論中的「祈年」（Fertility）有點吻合了。然而，「石且」頂端「囧」形的中央，尚有「〇」形，此形何義？我的看法，此「〇」為「日」字，甲骨文的日字有「◎」寫法的，於是「◎」與「〇」兩字的結合，便形成了「石且」頂端的飾紋，斯蓋米穀之豐，與日有關也。總之，這種紋飾，是代表吉瑞的，所以凡是圓形突起的器物，殷人都刻這種飾紋。像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乳丁彝，周圍的圓形突起，全刻有「旋渦紋」。就連陳先生所謂「鈍角」頂上的「旋渦紋」恐怕也有同樣的意義。不過，旋渦紋中央的「日」字，是另附上去的，以其附在象徵男性性器的「石且」上，所以又轉變另一意義。現在河南、山東一帶的人，都知這個俚語。陳先生尚提到讀音的問題，其實我說的是「俚語」不是發音。往往地方一種慣用的語詞，雖經異族長久統治而不變。如金哀宗時，參加政事斜卯愛實（女真人），「性奸作詩詞，語鄙俚，」有一次「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不行等語，」（註四）這「翅兒」便是北平的慣用俚語（今以之為國語），不但未被金人消滅，反而同化了金人。回頭來再談陳先生所舉的兩個帶「鈍角」的圖版。

據我看那「人面盃」上的鈍角不是「角」乃是「鬚」。這「人面」，似乎是孩童的面形，額上束着雙鬚，因匠人透過藝術的處理，於是頂端仍刻有旋渦紋，代表吉甯，雖形為「且」狀，但非「且」，那正如陳先生所說：「沒有將象徵人體隱蔽部份的性器東西，裝飾於其額首的可能」。況且也不會有兩個「那種東西」。至於那個「鑿釜面」上的一雙鈍角，這是「角」，而非「且」，即使頂端亦有旋渦紋，只是那「旋渦紋」代表的吉甯意義的藝術化應用而已。它不該與「石且」形制衝突，或逕代替「石且」。

### 三、爵與斝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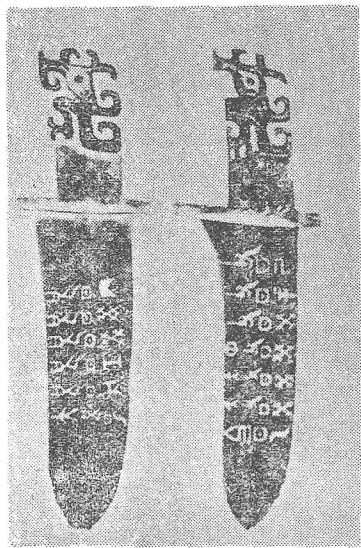
談到「爵」的形制，陳先生提出了圖版，印有三個陶爵。又敘述了爵的形制發展過程，並因為那陶爵都未附有「立柱」，所以陳先生說：「立柱非爵形器所必有。」可是我的意思，却注重這樣的器皿何以名「爵」？「爵」在酒器中何以較「尊」的問題。我仍以爲「爵」器是「且」的變形。正因如此，所以「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禮記禮器）又「宗廟之中，……登饌受爵以上嗣（上嗣君之適長子），尊祖之道也。」（禮記文王世子）（註五）這也同時說明了「且」之被尊崇的緣故。至於陶爵沒有「立柱」，可能是製造技術上的問題，因為「立柱」是實心的，而且較重，附在前流的上方兩傍，易失掉重心。而且粗厚的立柱，附在陶爵的邊緣，也容易使爵身破損，所以不便附加立柱。銅爵就不同了，體重、身長、足高，就沒有前流後整

的重心均衡，也可撐持住兩根立柱。何況附以「且」形的立柱，更增加了對「祖」的崇重。尚書夏書甘誓有云：「用命賞於祖」，原注又云：「天子親征，必載於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殷可能略變其制，祖主不遷行，而以「爵」代之，以「爵」有「且」之象徵耳。陳先生又提到商代銅斝也有兩立柱的問題，不錯！商斝是有兩柱。何以斝亦有兩根帶有旋渦紋的「且」形立柱？據說文載：「與爵同意」，又「斝爲爵之大者，故名曰斝，斝者假也，大也。」（註六）這也說明斝爲大爵，必要時是代「爵」的祭器。又詩經大雅云：「洗爵奠斝」，更證明祭祖時，洗爵時而以「斝」代之也。因其與「爵」的作用相同，故亦附以「且」形立柱，以示對祖之崇重也。

### 四、商勾刀（戈或勾兵）的問題

提到「商勾刀」，董作賓先生在他的一湯盤與商三戈一文中，說它是民國六年出土的。且認爲「勾刀」是真的，而銘文是偽刻的。他在文中說：「三戈固皆商器，內之端有夔鳳花紋，大同小異，殘損處有磨平之跡」。他又說：「皆器真而銘贗」。董先生認爲偽刻者除銘皆倒刻外，更認爲「契刻板滯」。至於其文中的插圖，是筆繪而成，不易辨證文體，我且把真戈拓片圖版附在下面，以供參考（如圖版）。想董先生是知名的學者，對這方面造詣精深，以我個人來說，對此欠缺鑑識能力。然而，所謂「板滯」也者，必

須有所比較方知，我的眼力不夠，可否請陳先生參看日本平凡社出版的「書道全集」第一冊，和其他銘文對一對「文體」，尤其「父」字最多，可以參證一二。該全集係昭和四十年（民國五十四年）出版，第一七〇頁有梅原末治，內藤戊申兩先生戈銘的推考，但並未提到董先生「器真銘贗」的論斷。按理說董先生那篇文章，發表於民國三十九年，學術作品是國際流傳的，起碼同行要參看的，何以梅原、內藤兩氏，竟未能將之納入推考範圍？可見外國學者也有不同的看法。再從偽刻者的心理分析，我想一個偽刻者，一定設法使其刻文不易被人看破是偽刻的，除字體儘量仿真外，他在「刻辭」方面，更注意到不致被人懷疑是偽的。請看其一戈上「大父日癸」同樣文辭兩出；另一戈上「兄日癸」文辭也兩出。爲了避免鑑識的人對此辭之疑慮，難道他不會刻另外不同的一辭？而偽刻者不顧鑑識的人之疑慮，竟如此刻，是否另有別種金器的刻文所本？倘誠有所本，那麼那種金器的刻文可能是真的。假如偽



（冊一集全道書自採）

刻者「本彼真而僞此」的話，那麼戈上刻文雖僞而「事」非僞也。反正該物係民國六年出土，就是僞刻也是在以前刻的，我想刻文時，還沒有什麼政治意識罷！再者，像徐亮之先生乃是一位著作謹嚴的學者，他肯如此運用那些銘文，定有他的看法，未必就是誰蹈誰的窠臼。

最後我想說的一點，就是一種史料，它有專屬性的，也有非專屬性的。非專屬性的，它可能有明示或暗示幾方面的意義。譬如：商君說：「兵行敵之所不敢行強，事與敵之所差為利。」（商君書）你可說它是商鞅強奏的政畧戰畧的原則，你也可以罵他是卑鄙無恥的權術。即或是專屬性的史料，在本質上，當證明「甲」，但證明「甲」又於理則上講不下去，於是史家往往以之證明「乙」，則變成「乙」的專屬史料。這在解釋史實時，有時不可避免的。尤其史料年代愈遠，文字愈簡，愈難測度，這不能不借用其他文獻來幫助說明。史料如不加以解釋，或不與其他的價值觀念聯繫起來，它不會產生意義。大家用不同角度來探究史實，纔能得出多采多姿的文化領域。陳先生提出對拙作的商榷，這是好的現象，雖與我的看法不同，但我除擇「陋」固執我的看法外，我始終尊重陳先生有相反看法的權利。而且我拜讀陳先生的大作後，我推測陳先生是這方面的專家，我乃一業餘作者，偶而興之所至，一時觸動靈機，纔寫出那篇文章，陳先生既希望我提出說明，於是我只好任其缺之才諱，短少資料的條件下，作這次答覆，更爲了不好意思給東方雜誌添更多的麻煩，這也算是最後一次的答覆，除用此就教外，並請諒之。

註一：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八期，凌純聲先生著：中國古代神主與陰陽性器崇拜一文；第九期，張光直先生著：中國遠古時代儀式生活的若干資料一文。

註二：分見老子第六章，第六十一章。

註三：李孝定先生撰：甲骨文字集釋第七卷，二二七一—二二七二頁。

註四：金史斜卯愛寶傳。

註五：此雖言周制，以三代之禮相因，亦可推斷到殷商時代。

註六：李孝定先生撰：甲骨文字集釋第十四卷四一〇六頁。

王壽南博士著

## 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

### 之研究

全書一〇二〇面  
售價二四〇〇元

本書重點在統計自唐睿宗景雲二年至唐亡之間，每一時間與每一地區的藩鎮對中央採取何種態度，並探討何以產生該種態度的原因。本書共分十章，第一章說明藩鎮之意義與建置之目的及方鎮建置沿革；第二章分類統計藩鎮對中央之各種態度；第三章研討藩鎮之職權；第四章研討藩鎮武力強大及對中央態度的關係；第五章研討唐末藩鎮之本質與其跋扈之態度；第六章研討中央與藩鎮間之經濟關係；第七章研討河北三鎮之獨立性在文化上的原因；第八章研討中央之策略措施與藩鎮對中央態度的關係；第九章研討唐代士人與藩鎮的關係；第十章爲綜合性結論，並研討中國古代專制政體下政治權力之爭取與藩鎮對中央各種態度形成的關係。書末附錄一「唐代藩鎮總表」，將全部藩鎮資料列出，共計五五二頁，其內容之豐富詳細，實超過吳廷燮氏之唐方鎮年表，爲研究唐史所必須參考之資料。

總經銷：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  
郵撥第一六五號